

文学小丛书

# 哈吉穆拉特

托尔斯泰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哈吉穆拉特

托尔斯泰著

刘辽逸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 哈吉穆拉特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99,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数：3,001—153,000

---

书号 10019·1704      定价 0.33 元



## 前 言

托尔斯泰(1828—1910)在他半个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列宁说他的作品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哈吉穆拉特》在他的中篇小说中是比较出色的。

《哈吉穆拉特》是一部历史小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高加索少数民族在沙米里领导下起来反抗沙皇,哈吉穆拉特是沙米里部下一名屡立战功的骁勇大将,因与沙米里不和而投俄,后来为了营救家属企图逃走,在途中被追兵击毙。

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非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完全没有权利,经常受到残酷的压迫。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愤怒地谴责沙俄掠夺和镇压少数民族的暴行,指出那些受到蹂躏的山民对侵略者怀着比憎恨更厉害的感情,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俄国狗是人。托尔斯泰在这里用无情的笔触刻画出造成这些灾难的上层统治者的嘴脸。他笔下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是

一个荒淫无耻、专横愚蠢的暴君；陆军大臣柴尔奈夫是个大无赖，他在审判十二月党人时诬陷一个无辜者，目的在霸占他的财产；梯弗里斯总督瓦朗曹夫生着一副狐狸脸，是一个贪图虚荣的官僚。而与这些上层人物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人民和士兵，他们都是些朴实善良的人。

哈吉穆拉特这个人物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叛变者，显然是不值得同情的。但托尔斯泰赞赏哈吉穆拉特，不是因为他背叛沙米里而投降俄国，也不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复仇决心，托尔斯泰强调的是他性格上一些特点；哈吉穆拉特自然朴素，豪爽真诚，小说中有好几处写到他那宛如孩子般的微笑。当哈吉穆拉特置身在充满虚伪和矫揉造作的上流社会中时，他这种纯朴的性格更显得鲜明、突出。

托尔斯泰一面对沙俄镇压少数民族的暴行提出愤怒的抗议，一面又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背叛者表示同情，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矛盾的反映。在这里扼要叙述一下形成他这种矛盾的社会根源。

托尔斯泰在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主要是自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起至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前夕止，这个时代具有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所以列宁说：“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 1861—1904 年这个时代的。”又说：“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也表现了它的弱点，既表

现了它的威力，也表现了它的局限性。”托尔斯泰无情地揭露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主义的罪恶，愤怒地控诉资本主义给人民大众带来的苦难，但是他不理解怎样才能改变这丑恶的现实，他那“不以暴力抵抗邪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等等反动思想，是宗法式的天真的农民观点的反映。托尔斯泰欣赏哈吉穆拉特所具有的那种归真返朴的自然之子式的性格，也正是出自他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在他这部晚年的作品中，却一反他的不抵抗主义思想，着重描写了主人公的顽强意志和惊人毅力，以及他在抵抗敌人时那种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由此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有时就不得不违反他那反动的不抵抗主义。

这部小说篇幅不大，而其容量却不小。作品通过哈吉穆拉特个人的悲剧，展开了五十年代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宏伟画卷，其中出现的人物，上至沙皇，下至普通百姓和士兵，不下六十余人，但作者对故事的发展处理得从容不迫，层次分明，对人物的描写栩栩如生，主要人物且不说，就是次要人物一出场也给读者难忘的印象。人物心理的刻画真切生动，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

这部小说于一八九六年开始写作，断断续续写了六年，其间十易其稿，作者在一九一〇年逝世前又

我穿过田野回家。正是仲夏时节。草地已经割完了，黑麦正要收割。

正是万紫千红、百花斗妍的季节：红的、白的、粉红的、芬芳而且毛茸茸的三叶草花；傲慢的延命菊花；乳白的、花蕊金灿灿的、浓郁袭人的“爱不爱”花<sup>①</sup>；甜蜜蜜的黄色的山芥花；亭亭玉立的、郁金香形状的、淡紫的和白色的吊钟花；匍匐缠绕的豌豆花；黄的、红的、粉红的、淡紫的玲珑的山萝卜花；微微有点红晕的茸毛、和微微有点愉快香味的车前草花；在青春时代向着太阳发着青辉的、傍晚即进入暮年、变得又蓝又红的矢车菊花；以及那娇嫩的、有点杏仁味的、立即就衰萎的菟丝子花。

我采了一大束各种的花朵走回家去，这时，我看见沟里有一朵异样深红的，盛开的牛蒡花，我们那里管它叫“鞑鞑花”。割草人竭力避免割它，如果偶尔

---

① “爱不爱”花是俄国姑娘喜欢用来卜算爱情的甘菊花。卜算的方法是一瓣瓣地掐一朵花的花瓣，一面口中念着：“爱，不爱。”掐到最后一瓣，正好念到“爱”字，即是对方爱她，反之，则不爱。

割掉一棵，割草人怕它刺手，总是把它从草堆里扔出去。我忽然想要折下这枝牛蒡花把它放在花束当中。我下到沟里，把一只钻到花蕊中间，在那儿正睡得甜蜜蜜懒洋洋的山马蜂赶走，就开始折花了。然而这却是非常困难的：且不说花梗四面八方地刺人，甚至刺透我用来裹手的手巾，——它并且是这样惊人的坚韧，我得一丝丝地把纤维劈开，差不多同它搏斗了五分钟的光景。末了，我把那朵花折了下来，这时花梗已经破碎不堪，并且花朵也已经不那么鲜艳了。此外，由于它的粗犷和不驯，同花束中娇嫩的花朵也不和谐。我惋惜我白白糟蹋了一枝花，它本来好端端地长在自己位置上的，于是我把它扔掉了。“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多么惊人，”我回忆折花时所费的气力，想道。“它是如何顽强地防卫着，并且高价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呵。”

回家的道路，是在休耕的、刚刚犁过的黑土田地中间穿过的。我沿着满是尘土的黑土路往上爬坡。犁过的田地是地主的，非常广大，道路两旁和前面斜坡上，除了黑色的、犁得均匀的、还没有耙过的休耕地之外，什么都看不到。犁得很好，整个田地里连一棵小植物、一棵小草都没有，——只见一大片黑色土地。“人是一种多么善于破坏的残酷的动物呵，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他毁灭了多少种动物、植物。”我一面想，一面不由地在这片死寂的黑土田地里寻找活



的东西。在我前面道路的右边，发现一棵灌木。当我走近了的时候，我认出这棵灌木仍然是“鞑靼花”，跟我徒然把它的花折下并且扔掉的那个一样。

这棵“鞑靼花”有三个枝杈。其中一枝已经断掉了，残枝象砍断的胳膊突出着。另外两枝每枝都有一朵花。这两朵花原是红的，现在却变黑了。一枝是断的，断枝头上有一朵沾了污泥的花搭拉着；另一枝也涂抹了黑泥，但仍然向上挺着。看样子，整棵灌木曾被车压过，过后才站起来，因此它歪着身子站着，但总算站住了。就好象从它身上撕下一块肉，取了五脏，砍掉一只胳膊，挖去一只眼睛，但它仍然站了起来，对那消灭了它周围弟兄们的人，决不低头。

“好大的毅力！”我想道，“人战胜了一切，毁灭了成百万的草芥，而这一棵却依然不屈服。”

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年代久远的高加索的故事，它的一部分是我看见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回忆和想象中是怎样形成的，就怎样写出来吧。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底。

一个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哈吉穆拉特<sup>①</sup>骑着马走进一座弥漫着芬芳的牛粪炊烟的<sup>②</sup>、没有归顺的柴钦人<sup>③</sup>的马赫凯特村。

寺院司仪的紧张歌声刚刚沉寂下去，在混和着牛粪烟味的洁净的山地空气中，从那些分散在挤得象蜂窝似的村舍之间的牛羊哞哞咩咩的叫声中，可以清晰地听见正在争吵的男人的粗重的喉音和由山下泉水边传来的妇女和小孩的声音。

哈吉穆拉特是沙米里<sup>④</sup>部下一个功勋烜赫的州长，他每次出行总是打着自己的旗号，数十名骑技高强的缪里德<sup>⑤</sup>前呼后拥。现在，他却用风帽和斗篷

① 哈吉是伊斯兰教对曾朝过圣地麦加的教徒的一种称号，加于姓名之前。

② 高加索一带有些少数民族用晒干的牛马粪饼子当作燃料。

③ 高加索东北境内的少数民族，当时尚未归顺沙俄。

④ 十九世纪前半期，沙米里(1797—1871)在高加索山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中间组织缪里德，发动“圣战”(突厥语为“哈赞瓦特”，即反对非伊斯兰教的战争)反对俄国。

⑤ 缪里德是伊斯兰教中一种宗派的信徒，他们对自己的师父——缪里师德——无条件地服从。

裹得严严的，步枪在斗篷下面凸出着，随行的只有一个缪里德，他尽可能地不让人家注意，小心翼翼地用他那灵活的黑眼睛注视路上所遇见的老百姓的面孔。

哈吉穆拉特到了村子中间，他不走那通往广场的大街，却向左转入一条狭窄的巷子里。走到巷子里第二家，在山腰间挖成的土屋前面，他四下里望了望，就停住了。廊檐下没有一个人影，可是在屋顶上，在刚用粘土泥过的烟囱后面，躺着一个盖着皮大衣的人。<sup>①</sup>哈吉穆拉特用鞭子把戳了戳那个睡在屋顶上的人，并且用舌头弹了一个响。一个老人从皮袄底下抬起身来，他戴着睡帽，穿着油光光的破旧半截棉袄。老人的眼睛没有睫毛，发红而湿润；他不住地眨着眼，想把眼睛睁开。哈吉穆拉特说了一句“谢梁 阿列孔”<sup>②</sup>照例问候的话之后，就把脸露出来了。

“阿列孔 谢梁，”<sup>③</sup>老头子认出是哈吉穆拉特，没有牙齿的嘴巴微笑着说；于是用两条精瘦的细腿站了起来，两只脚放进摆在烟囱旁边的木后跟的鞋子里。穿好了鞋，他不慌不忙地把手伸进一件皱皱

---

① 高加索信奉伊斯兰教居民的土屋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睡觉。

② 突厥语，是问好的意思。

③ 突厥语，是回答问好的意思。

巴巴的光板皮袄的袖筒里，脸冲外从靠在屋顶的梯子上爬下来。老头子一边穿衣裳，一边下梯子，那长在打皱的、晒黑了的、细长的脖颈上的脑袋不住摇晃着，没有牙齿的嘴巴不住地念叨着。下到地上，他殷勤地牵着哈吉穆拉特的马缰绳和扶着右边的马镫子，但是敏捷茁壮的哈吉穆拉特的缪里德，很快就下了马，把老头子推开，代替他做这件事。

哈吉穆拉特下了马，微微地瘸着腿，走到廊檐下面。从门里迎面跑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一对黑得象熟透了的莓子似的亮晶晶的眼睛惊奇地盯视着来者。

“跑到寺院里去叫你父亲，”老头子吩咐他说，一边跑到哈吉穆拉特前面，替他把那轧轧作响的土屋的门推开。哈吉穆拉特一走进去，就有一个穿青裤子的、黄衬衫外罩红棉袄的纤瘦的中年妇人拿着坐垫从里屋走出来。

“欢迎你光临，”她说道，一面弯着腰把坐垫放在外屋墙边让客人坐。

“祝你的儿子们长命百岁，”哈吉穆拉特回答道，一面把斗篷、步枪和长刀取下来交给老头子。

老头小心地把枪和刀挂在主人的武器旁边，武器两旁挂着的两面大盆，在泥得光滑、刷得雪白的墙上闪闪发光。

哈吉穆拉特整一整背后的手枪，走到那个妇人



安放的坐垫跟前，拢紧了契尔克斯卡<sup>①</sup>，坐到垫子上。老头在他对面跪坐在自己的赤裸的脚后跟上，闭上眼睛，手心朝上举起两手。哈吉穆拉特也是这样做。然后他们俩一齐念祷词，两手抹过自己的脸，抹到胡须末端便合起掌来。

“涅 哈巴尔？”哈吉穆拉特向老头子问道，意思是说：有什么消息？

“哈巴尔 遥克（没有消息），”老头回答道。他那发红的、没有生气的眼睛，不看哈吉穆拉特的脸，而是看着他的胸脯。“我住在养蜂场里，今天刚到这儿瞧瞧儿子。他都知道。”

哈吉穆拉特明白老头子不愿说出他所知道的、并且是哈吉穆拉特所需要知道的那件事情，于是就微微地点一点头，不再问什么。

“好消息一点没有，”老头子开口了。“有消息，不过是兔子们老是开会，商量怎样赶走老鹰。而老鹰呢，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上星期俄罗斯狗仔子在米其茨基村放火烧干草垛，应该撕碎他们的狗脸，”老头子恶狠狠地哑着嗓子说道。

哈吉穆拉特的缪里德进来了，他那有力的两腿迈开大步在屋里土地上无声地走着，也象哈吉穆拉特一样，取下斗篷、步枪和长刀，身上仅留着短剑和

---

<sup>①</sup> 契尔克斯卡是高加索少数民族契尔克斯人穿的一种上衣。

手枪，自己把这些东西挂在哈吉穆拉特挂武器的那些钉子上。

“他是谁？”老头指着进来的人，问哈吉穆拉特。

“我的缪里德，他的名字叫艾达尔，”哈吉穆拉特说道。

“好的，”老头子说道，指着哈吉穆拉特身旁的毡子让他坐下。

艾达尔坐下来，盘着腿，他一声不响，用他那一对美丽的羊眼睛注视着正在谈话的老头。老头讲他们的弟兄们上星期捉住两个俄国兵；打死一个，另一个送到卫津诺村沙米里那里。哈吉穆拉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瞅住门，细听外面的动静。在土屋前面的廊檐底下有脚步声，门吱扭一声打开了，主人走了进来。

土屋的主人名叫萨道，四十来岁，留一撮小胡须，长鼻梁，眼睛也同那十五岁的小孩——他儿子的一样黑，虽然没有那么亮；这个小孩也跑着跟他父亲一同走进屋子，靠着门坐下。主人在门口脱掉木鞋，把磨光了的旧皮帽推到好久没有剃、长满了黑头发的脑袋后面，立刻就在哈吉穆拉特的对面盘腿坐下。

他也同老头子一样，闭上眼睛，手心向上捧起，念了祷词，两手抹过脸，这才说话。他说沙米里有命令叫拦截哈吉穆拉特，活捉或是打死，沙米里的差人昨天才离开这里；又说老百姓不敢违抗沙米里，所以

要当心才是。

“在我家里，”萨道说，“只要我活着，没有人会惹我的库纳克<sup>①</sup>的。然而在野外会怎样？这是要想一想的。”

哈吉穆拉特凝神地听着，附和地点着头。等萨道说完，他说：

“好的，现在要派个人给俄国人送信。我的缪里德可以去，不过要有一个向导。”

“我打发我的弟弟巴塔去，”萨道说。“去叫巴塔，”他对儿子说。

小孩子仿佛被弹簧弹起来似的，跳起敏捷的腿，摔开两手，很快地走出了屋子。约莫十分钟后，他同着一个柴钦人转了回来，这人的皮肤晒得漆黑，青筋绷起，短腿，身上穿的黄色契尔克斯卡开了缝，袖子破了边，靴筒子搭拉着。哈吉穆拉特同新进来的人问过好，不说废话，就简单地说：

“你可以领我的缪里德到俄国人那里去吗？”

“可以，”巴塔高兴地快声说，“一切都办得到。除了我，没有一个柴钦人走得过去。让别人去的话，一切都满口答应，但结果什么都办不到。可是我能。”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酬谢你三个卢布，”哈吉穆拉特伸出三个指头说道。

---

<sup>①</sup> 突厥语，意即“客人”或“朋友”。

巴塔点头表示他已经明白，但又加添说，他并不稀罕钱，而是诚心诚意替哈吉穆拉特效劳。山上的人都知道哈吉穆拉特怎样打过俄罗斯的猪猡们。

“好的，”哈吉穆拉特说。“绳是长的好，话是短的好。”

“好，我就闭住嘴，”巴塔说。

“阿尔贡河转弯的地方，峭壁对面，树林中有一块空地，有两堆干草垛；你知道吗？”

“知道。”

“那儿有我的三个骑兵在等我，”哈吉穆拉特说。

“阿尹雅<sup>①</sup>，”巴塔点头说道。

“你问汗一马高马。汗一马高马知道做什么和说什么。把他领到俄国的长官瓦朗曹夫公爵那里。能领到么？”

“领得到。”

“领了去再领回来。能办到吗？”

“办得到。”

“领了去，然后回到那树林子里，我就到那儿等着。”

“一切都能做到，”巴塔说道，一面站了起来，两手贴近胸口，走了出去。

“还要派一个人到格黑村<sup>②</sup>去，”巴塔走后，哈吉

---

① 突厥语，意即“是的”。

② 格黑村位于柴钦区中部，周围都是树林。



穆拉特对主人说。“在格黑村要这样，”他握着胸前一个子弹囊，正要说话，忽然看见两个女人走进屋子，他立刻放下手，停住不说了。

一个是萨道的妻子，就是那个放坐垫的瘦瘦的中年妇人。另一个是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红裤子，绿上衣，银币缀成的胸帘遮满了胸脯。在她两肩之间，瘦瘦的背后拖着一条不长的、然而又粗又硬的黑辫子，辫梢系着一个银卢布；象她父亲和弟弟一样，黑得象莓子似的眼睛，在年轻的、竭力装着严肃的脸上愉快地闪光。她不朝着客人们张望，但是有客人在那里，显然她是感觉到的。

萨道的妻子拿进来一个矮矮的小圆桌，上面放着茶、饺子、油煎饼、干酪、玉蜀黍饼（一种做得很薄的馍）和蜂蜜。女孩子拿着盆、水罐和手巾。

女人们穿着平底红鞋轻轻地走动，把拿来的东西摆在客人面前，——这当儿，哈吉穆拉特和萨道都沉默着，而艾达尔老是用他那对羊眼睛注视着盘着的腿，木雕泥塑似的一动不动。当女人们走了出去，她们的软软的脚步声在门外完全消失之后，艾达尔才松了口气；而哈吉穆拉特也才从胸前取出一个子弹囊，从囊里取出一颗子弹，又从子弹底下拿出一个卷成小筒筒的字条。

“把这交给我的儿子，”他说道。

“回信送到哪里？”萨道问道。